

顺母地处朱家尖岛西北隅,与舟山本岛隔海相望,自古便是岛民出入之津渡。

相传远古之时,东海之滨曾有座繁华东京城,城中百姓衣食丰足,却贪鄙无度,薄情寡义。一日,葛仙翁化作卖油老者,于闹市中设摊,明码标价后径自离开,任人自行取油、付银。城中之人大多趁隙多取少予,乃至分文不付;唯有一位少年郎,取油按量,分毫不欠。仙翁细察,少年家中唯有失明老母,以经营豆腐为生,虽生活清苦,但侍母至孝,葛仙翁心受感动,遂密告天机:若城门口石狮双眼淌血,大水顷刻吞城,速速负母登高,万勿迟疑。少年深信不疑,奔走告知乡邻,谁知众人不以为然。当地一屠夫生性顽劣,夜间恶作剧,以猪血涂抹狮目。次日,少年赶集见此,连声呼喊众人逃难,街坊邻里依旧置之不理。少年无奈,只得背起盲母往山中疾奔。山路崎岖,老母不堪颠簸,又心疼儿子,连声呼其停歇。少年刚将母亲放下,蓦然回首,身后繁华城池已然倾覆,尽数沉没于汪洋之中。孝子负母逃难、顺奉老母的典故,便是“顺母”地名的由来,昔日渡口便称顺母渡。

自我懵懂记事起,沟通朱家尖与沈家门的顺母渡口共有两处:一处位于钓鱼礁,另一处位于凉帽潭,西岙、朱家尖那边的人大多选择钓鱼礁,因为方便,穿过曙光农场即可到达;而顺母这边的人大多选择凉帽潭,因为航渡短,班次多,既少受风浪颠簸之苦,又能从容安排行程,两处渡口各承一方生计,岁岁迎送往来行人。

钓鱼礁渡口地势平坦,滩涂淤积严重,于是不得不造了一段长长的引桥,由大块花岗岩砌成,延伸到海的深处,便于航船靠舶。航船是木质的

顺母渡

□智之



AI制图

豆荚船,扬着高高的头,两侧凸起的大眼睛格外醒目。每天一般两个航班,即早晨开拔,中午返回;午后开拔,傍晚返回。航船顶着风浪穿梭其间,发动机的轰鸣声混杂着浪涛的拍打声不绝于耳,令人心烦。航船靠岸更是惊险,每每浪涛翻涌,船身摇晃,弄得人东倒西歪,不时传来一阵惊叫。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群英海塘的合围,汽车公路直接通到了凉帽潭,钓鱼礁渡口日渐萧条。后来围海拓地,昔日码头尽数湮没,半点旧迹难寻,只剩海风吹拂发出的回响。

凉帽潭渡口的存续岁月更久些,即便两岸大桥贯通之后,依旧摆渡经年,直至汽车、助动车普及,才悄然退出历史舞台。船来船往间,古朴的木质船更迭为钢铁车渡,船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;潮起潮落间,垂髫孩童已悄然成长,精壮男儿也日趋迟暮。如今闲置多年的候船厅依然静静伫立,码头基石爬满青苔褐藻,随潮水悠悠飘荡。驱车途经旧渡,风物依旧,人事全非,触目皆是绵长怅惘。

老家的卷尖

□赵静

暖意。在那个年代,爸妈临到年头总是忙生意,看到别人家的妈妈在家做着各种炸货、包子,而我们家灶台却冷清,那种滋味,那种尝到肉香、被人惦记、感受亲情温暖的滋味,终生难忘。

爸爸有很多酒肉朋友,不乏厨师出身。记得有一年过年,回到家里看到一个大伯送来十条卷尖。问母亲,那位爸爸朋友我不认识。母亲说:“他是老陈,隔壁村办红白喜事的大厨。他托父亲介绍客户,爸爸总是很仗义帮他,每年他都会送给爸爸十条自己家做的卷尖。”在我看来,这道菜,也是朋友有情有义的象征。

还记得有一年,我催促着爸妈让宇胜大伯来我们家喝酒,顺带教我们怎么做卷尖。央求再三,爸妈终于同意。宇胜大伯一边摊蛋皮一边说:“这蛋皮要薄,火候要匀。”他手上动作很轻,蛋液在锅里转一圈,薄薄一层,金黄透亮。我站在旁边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,生怕错过什么。肉馅里拌了葱姜、花椒粉、还有一点点酱油,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卷好上锅蒸,等揭开锅盖的那一刻,热气腾腾,香

曾记得,母亲略显单薄的背影。那是集体经济年代,农家收入微薄,生活十分拮据。乡亲们只得暗自捕些海货并运至沈家门售卖,以补贴家用。为了养活一大家人,母亲经年不辞辛劳,手提竹篮,肩担两个木桶,奔走于此。那时通向凉帽潭的路很崎岖,只能沿着山脚一步一步前行,每每望着被海风吹乱鬓发、身軀越显矮小的母亲,心中油然涌起一股莫名的苦涩。

曾记得,表哥黝黑憨厚的脸庞。他是船上的老伙计,对海上航道和船上活计都了如指掌。每每航船靠岸,他就手脚麻利地搭好梯子,扶着旅客上下船;每每航船离岸,他就站在船头,解开粗粗的缆绳,拿起长长的竹竿,用力一撑,船就动了起来。二十几年来,他兢兢业业,默默无闻,下海救过旅客,船上抓过小偷,一身凛然正气,年年评为先进,谁料渡口停航不过几年就因病去世了。世事无常,造化弄人,何至如此!

曾记得,姨妈火热的茶叶蛋。父母年长后,我已工作了,每逢周末闲暇,总携女儿骑行奔赴半升洞渡口。彼时车渡码头人声鼎沸,老乡相逢,分外亲切,家长里短,满是温情。十几分钟航程一晃而过,直至下船上岸挥手告别,言犹未尽。刚上码头,摆摊的姨妈便迎上来,手中捧着滚烫茶叶蛋;返程之时,又递上香甜烤薯、软糯玉米,逗得女儿满心欢喜。漫漫津渡,盛满了人间的柔情。

如今,顺母已日新月异。沧海飞渡,观音大桥贯通两岸;空港通达,普陀山机场连结全球;还有豪华邮轮时常光临。现代的交通既化解了岛民千百年来渡海奔波之苦,更引得八方游客踏浪而来。涛声依旧,古渡换新,朱家尖的发展又翻开了新的篇章。

气扑鼻。那天的时光,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度过。

如今我离家多年,每次回去,爸妈和哥哥总要我吃上一口卷尖,那熟悉的香气便瞬间把我拉回童年。它不再只是一道菜,而是封丘的根,是黄河边那个小院里,那些童年里难得的欢聚,总是那么温暖。

现在我也学着自己做。学得像姑姑那样,像宇胜大伯那样,把蛋皮摊得薄薄的,肉馅调得香香的,卷好上锅蒸。30岁那年,人生第一次学会了蒸那个从小爱吃到大的东西,从此觉得自己可以在外地生存,不再只靠回忆和视频解馋,而是把那份味道握在自己手里。我站在厨房里,当蒸汽从锅盖缝隙里冒出来,满屋飘香时,我呆住了,除了做成的成就感,一股分享感拉满——以后可以做给家人和外地的朋友吃了。我立刻拍了照片发给爸妈,来了句:“看看像不像咱家的味儿。”

那些年姑姑的温暖、宇胜大伯的耐心、爸妈的牵挂,都藏在这一卷一卷的蛋皮和肉馅里。

卷尖,想起你,就像小时候过年时那样,都是家的温度。

读《入殓师》有感

□北北

爷如此说。他是生命旅程的看门人,关上炉门是关于生的最后一个句点,也是死亡正式开始的起点。大爷神情淡然又悲悯,他是看过太多生死的人,才对生命有更多的了悟。正因为这件事,故事的主人公开始懂得自己作为入殓师的意义,不再为清理死者身体而感到尴尬,不再觉得那些工作没有必要——死去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。入殓,是一件庄重而温暖的事情。

三年前的冬天和朋友救过一条流浪狗叫灰灰,救回到宠物医院做检查才发现它已经待产了,没想到的是因为胎盘过大,难产,凌晨送去医院才保了母子平安。以为它从此能够过上好日子,谁知道没过几个月却因为一场车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从车祸发生到送医到不治,相对于朋友的崩溃我都保持着巨大的冷静,开车、打电话和医生沟通,我甚至觉得没有关系,哪怕小狗的眼睛瞎了,我们仍旧可以爱它。然而肾上腺素打下去,它小小的身躯也只是抖动了一下,再也不会欢天喜地地回应我们的呼唤了。医生摇摇头说它不行了。我们没有哭天抢地,也没有求医生再救救它。那时的我根本没有面对灰灰已经死去的真实感,更不用谈接受或是悲伤。直到回程,看到灰灰的鲜血还留在马路中央,打开门的时候,没有一个小东西跑过来缠在脚边,进门的边柜上还有灰灰刚刚洗完澡留下来的衣服和牵引绳,甚至阳台上还有它不乖拉在尿盆外面的一泡尿……一切才变得真实起来,悲伤才突然间被放大,升腾成一个攫住人心的兽,啃噬着我们的内心。

等第二天,我们才反应过来,要为它做最后的事。回到医院,打开那个装着灰灰的纸箱,小小的身子还是像睡着一样蜷曲着,如果不是护理垫上的血迹,真以为它只是睡着了。在舟山是没有宠物殡葬机构的,医院的工作人员会统一送到宁波去作无害化处理。最后一次摸摸它的身子,把它平常穿的衣服、牵引绳、爱吃的罐头零食放进去,最后合上盖子密封起来。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用,但必须要做完才行。这既是给灰灰最后的送别,也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安排的一场告别。它不知从何而来,与我们短暂相遇,而如今它又将远去。充满狗狗气息的窝被收拾到阳光的角落里,吃饭的食盆和水盆再也不会有它的身影,剩下的

心香一瓣

旧车

□陈哲一

我是辆旧车,如今又回到了舟山二手车交易市场。

身躯上的漆色已然斑驳,如同老人面上的皱纹,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今日在此,是为了等待又一次的过户。

市场里人来人往,我静静地停在一隅,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,是那位在市场工作多年的老大姐。

她的发间已染霜色,步伐也不如从前轻快,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。

“嘿,老朋友,你又来了。”她走近,手掌轻抚我的引擎盖,那动作轻柔得仿佛在抚摸老友的手掌。

“大姐,您还记得我吗?”我的嗡鸣声中带着喜悦。

“怎么会不记得。你第一次来注册上牌,就是我经的手,那似乎是20年前了吧。”

是啊,那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

彼时舟山还未通大桥,是一座孤悬海外的小岛。

那时的市场尚小,泥土地上零星停着些车辆,四周是低矮的房屋,远处传来渔船的汽笛。

我的第一任主人是个渔老大,名叫阿海。他古铜色的脸上总挂着海风雕刻的皱纹,粗砺的手掌按住我的方向盘,笑声洪亮如涛。

上牌那天他意气风发地拍着我的车顶:“伙计,以后就靠你帮我把生意做大喽!”

阿海载着满车鱼货,每日穿梭在码头与市场之间。渡轮排队时,他常熄火与旁人闲聊,话题绕不开海况与收成。

车内常年弥漫着海腥气味,即使多年后的今天,那味道仍旧顽固异常。

“后来阿海生意做大了换新车了,你就到了第二任主人手里喽。”大姐的话将我从回忆中唤醒。

是啊,我的第二任主人是个新舟山人叫小陈。他来自安徽,凭着勤劳双手在舟山扎下根来。

过户那天,他紧张又兴奋,反复问大姐:“这车性能还好吧?我攒了好久的钱呢。”

那时舟山已连通了大陆,跨海大桥如长龙跃出海面。高楼拔地而起,街道拓宽霓虹闪烁。

市场也焕然一新,泥土地铺成了沥青路面,顶棚搭起来了,照明灯安装上了,划分整齐的车位替代了杂乱无章的停放。

小陈开着我去工地去码头跑业务,做工程。汗水浇筑,风雨多年后终成硕果。

他开了家小公司,每日奔波于客户之间。我见证了他从打工者到老板的蜕变,同时也见证了舟山从海岛小城向海洋经济强市的飞跃。

“老伙计,这次你又将去向何方?”大姐的声音中透着关切。

“我也不知道,据说是很远的地方。”我心中充满了怅惘。

如今的我确实老了,里程表上的数字已逼近极限,发动机的声音不再清脆。

我的新主人是个外地车商,将我带往陌生的远方。

但我舍不得舟山,舍不得这里咸湿的海风,舍不得跨海大桥上的落日,更舍不得这个见证了我大半生的市场。

工作人员开始办理过户手续,大姐轻轻拂过我的车身,仿佛在为老友整理衣冠。

“不管你去到哪里,记住舟山永远是你的起点,而这市场也是你永远的家。”她低声说着如同母亲送孩子迈向远方。

新主人发动了我,引擎发出熟悉的轰鸣,我缓缓驶出市场。

后视镜里,大姐的身影越来越小,但依然站立在那里,如同市场门口那块斑驳的匾额,历经风雨却依然守望。

“无论车来人往,无论舟山如何变化,我们都会在这里。”风送来她最后的话语。

我驶上跨海大桥,后视镜中的海岛在夕阳下熠熠生辉。阳光沉入海面的刹那,一片五彩光芒。

似乎在为我作别,也似乎在为我照亮远方。

这座城市变了,又似乎有什么从未改变。

海风依旧咸湿,宛如初来时的那个午后。